

飞驒科技IPO背后的股权疑点

多家公司成立当年便入股

在申报IPO的前一年,不少资本加持了飞驒科技,公司也新增了不少股东。不过,部分股东在成立当年便入股了飞驒科技。

招股书显示,飞驒科技主营业务为射频前端芯片的研发、设计及销售,下游应用领域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及无线宽带路由器等网络通信市场,公司实控人、董事长、总经理为龙华,合计控制公司64.46%的表决权。

2019-2021年以及2022年一季度,飞驒科技共经历了14次增资和5次股权转让,最近一年新增股东8名,其中经开同创、嘉信元德、中电基金以增资方式入股公司,扬州华驒、嘉兴宁驒、理想智胜、澳威投资、淄博毅源以受让股权方式入股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股东中,存在多名股东成立当年便入股飞驒科技的情况。以淄博毅源、扬州华驒为例,同花顺iFinD显示,两家公司分别成立于2022年7月20日、2022年7月4日。

成立不足两个月,淄博毅源在2022年9月受让了飞驒科技实控人龙华持有的公司0.07%股份,作价500万元;扬州华驒则受让了龙华持有的飞驒科技0.39%的股份,作价2685万元。在首轮问询中,上述情况也引起了监管层关注。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科技产业投资分会副会长兼战略投资智库执行主任布娜新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刚成立便入股发行人,极大概率是专为投资发行人而设立,这种情况不是审核的必要障碍。不过,独立经济学家、中企资本联盟主席杜猛进而对记者表示,这种情况还要观察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关系以及企业背后投资人是否与发行人董监高等有关联关系,定价是否公允可能需要企业解释说明。

进入已问询状态近半年时间,深圳飞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驒科技”)近期对外披露了IPO一轮问询回复,公司财务、股权、客户和供应商等多个方面问题遭到了监管层追问。从此次科创板IPO招股书来看,飞驒科技股权变动疑点颇多,无论是新股东进入还是实控人龙华转让股份,背后交易都有疑问待解答。

飞驒科技最近一年新增部分股东情况一览

股东名称	入股时间	受让股权比例
扬州华驒	2022年9月	0.39%
嘉兴宁驒	2022年9月	0.29%
理想智胜	2022年9月	0.29%
澳威投资	2022年9月	0.29%
淄博毅源	2022年9月	0.07%



实控人背债低价转让股份

在飞驒科技股权变动中,公司实控人龙华存在低价转让公司股份的情况。

具体来看,2022年3月中电基金增资飞驒科技,2022年9月龙华将其持有飞驒科技0.29%的股份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理想智胜,飞驒科技的投前估值分别为82亿元和69亿元,据申报前较短时间内估值出现下滑,龙华股权转让价格较低。

值得一提的是,低价转让飞驒科技股份背后,龙华有大额负债。截至招股书签署日,龙华个人直接大额负债(单笔100万元

以上)本金为2500万元,主要债权人为宁波华地和深圳罗霄;龙华通过上海上驒间接需承担的大额负债本金为4396.9万元,上海上驒的债权人为珠海格昀,前述借款主要用于受让飞驒科技股份或实缴对飞驒科技的出资。截至2023年2月28日,龙华直接及间接承担的大额借款本金及利息金额约为7895.52万元。

在首轮问询中,深交所就要求飞驒科技说明龙华在大额负债情况下以较低估值转让公司股份的合理性。

飞驒科技表示,2022年9月,龙华按照对公司69亿元的估值对外转让公司股份,低于2022年3月公司外部融资的价格,主要是龙华

为减少个人负债比例,计划短时间内通过转让股份获取资金以偿还部分负债,时效性给予了投资人一定的议价空间。另外,投资人在申报前6个月内从实控人处受让股份,需要自公司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因此,转让价格受到较长的锁定期及较弱的流动性影响。

李海斌以打折价受让股份

招股书中,飞驒科技股东李海斌的名字出现频率较高,在一轮问询中,李海斌受让公司股份的情况也遭到了深交所追问。据了解,2020年2月,深圳峰林一号新兴

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峰林一号”)将其持有的飞驒科技1.74%股权转让给了李海斌,转让价格为5.5元/股,但李海斌的支付价格仅为3.1元/股,差额由潘清寿与龙华共同承担。

经计算,李海斌的支付价格是股份转让价格的56.36%,不足6折。

对于上述股权转让,飞驒科技表示,因飞驒有限(飞驒科技前身)业绩未达峰林一号的投资预期,峰林一号要求飞驒有限创始股东履行回购义务,进而引入投资人李海斌。

履历显示,李海斌1987年10月-2004年10月在台州银行信贷部担任客户经理;2009年5月-2012年10月在台州市海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经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1年9月至今,在无锡市申力置业有限公司担任监事;2021年4月至今,在宁波海银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据飞驒科技介绍,李海斌主要从事投资和房地产业务,截至目前,李海斌对无锡市申力置业有限公司、上海自由朋越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海银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10家企业进行了投资。

在第一轮问询中,深交所也要求飞驒科技说明李海斌以较低价格取得公司股份的原因及合理性,其与潘清寿、龙华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飞驒科技表示,考虑到公司当时业绩不佳,而短时间内需要寻找受让方回购峰林一号股权,李海斌拥有一定的议价空间,经协商李海斌实际按3.1元/注册资本受让峰林一号转出的股权,相较于第六次增资价格有所折扣,转让定价具有合理性。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飞驒科技董秘办公室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对方并未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思客琦业绩真实性遭深交所质询

顶着“宁德时代供应商”的头衔,上海思客琦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客琦”)创业板IPO自受理以来就一直不缺关注度。近日,思客琦IPO取得了新进展,深交所已发出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不过,由于公司多项于2020年验收的项目存在疑点,深交所审核中对公司2020年的业绩真实性提出质疑。在此背景下,思客琦能否圆梦A股还是一个未知数。

申报前调减2019年利润

在申报财务报表中,思客琦对公司2019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调整,其中净利润由盈利调整至亏损。

具体来看,思客琦原始财务报表2019年的净利润为1042.59万元,公司在申报财务报表中将营业收入调减2210.45万元,净利润调整为亏损750.53万元。

思客琦对此表示,公司原始报表根据验收单确认收入,部分项目公司与客户发起验收流程后,双方对相关验收技术指标仍存在异议,客户未提供签字或盖章的验收单,公司项目管理部评估认为该部分项目已达到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因此向财务人员提交了内部验收报告,财务人员据此确认收入。中介机构对公司进行上市辅导后,为了加强验收单和验收时间的可靠性及准确性,严格要求依据客户签字或盖章的验收单确认收入,因此部分项目收入、成本存在跨期调整。

这一情况也对公司2020年的财务数据产生影响,思客琦表示,上述项目调整后,导致公司2020年收入增加1155.84万元,净利润增加313.35万元。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申报前出现重大会计差异调整,可能说明公司存在会计基础薄弱、内控制度存在漏洞的情况。

招股书显示,思客琦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装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智能装备为核心,产品涵盖电芯装

配、模组成型、PACK封装、电池回收拆解等锂电池制造流程。2020-2022年,宁德时代为公司第一大客户。

是否操控验收时点

在思客琦IPO问询中,深交所多次要求思客琦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操控验收时点、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况。

据了解,2020年度,思客琦向客户梅轮电梯销售电梯生产线,涉及3个订单。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2019年4月、2019年8月、2019年8月,验收时间分别为2020年8月、2020年12月、2020年12月,且相关项目存在仅依据验收人员签字确认验收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思客琦该项目的约定验收时间与实际不符。思客琦与梅轮电梯的相关合同显示,交货时间为合同签署后的5个月或3个半月内,交货后及时履行验收程序。可以看出,思客琦的验收时间明显晚于合同约定时间。

对此,深交所要求思客琦说明对梅轮电梯3个订单的交货时间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的原因,部分项目选择在12月底验收且仅依据客户员工签字确认验收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是否存在将其他年份收入跨期确认至2020年的情形。

审计行业从业人员马亿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一般来说,验收单上需要有客户的签字和盖章。只有签字没有盖章的话,需要进一步核实客户是否认可相关验收情况。

此外,2020年度,思客琦对客户桑顿新能源销售新能源自动化生产线1324.14万元,项目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验收时间为2020年6月,项目周期明显较长。

针对这一情况,深交所要求思客琦说明对桑顿新能源的销售项目周期较长的原因、项目的验收条件、是否存在操控验收时点的情形。

思客琦解释,上述项目于2018年11月30日完成主体部分安装调试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试

运行,直到2019年11月桑顿新能源才组织了首次验收,但双方对于该项目的技术参数、配置、AGV布局等方面的验收结果存在异议;2020年6月,桑顿新能源再次组织验收,验收通过之后公司取得了桑顿新能源盖章的验收单。

是否存在突击验收

2020年,思客琦不仅存在项目周期过长、晚于合同约定时间验收的情况,还被深交所质疑是否在年末进行突击验收。

据了解,2020年3月,思客琦与和中普方签订销售项目合同,收入确认时点为2020年12月。2020年内,思客琦收到和中普方付款合计10872万元,2021年1月收到和中普方回款12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和中普方的供应商诉讼事件增多,思客琦于2021年末按50%比例单项计提坏账。

对此,深交所要求思客琦说明对和中普方2020年销售项目的验收条件、2020年12月是否存在突击验收的情形、项目周期是否与其他项目存在明显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对和中普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时点的准确性,坏账计提的充分性。

思客琦表示,相关项目不存在2020年12月突击验收的情形,项目周期与其他项目无明显差异。财务数据显示,2020年,思客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2.75亿元,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为1007.93万元,对应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约为1103.44万元。

上述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深交所对思客琦2020年利润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深交所要求保荐人、申报会计师结合上述情形说明公司2020年度业绩的真实性、是否存在调节利润行为、是否满足“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的上市标准。在问询回复中,保荐人、申报会计师认为思客琦2020年度业绩真实,不存在调节利润行为,满足上市标准。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思客琦方面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对方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丁宁

侃股Stock talking

通威股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周科竞

一边巨额分红,一边巨额定增,通威股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股民反正是不看懂。从结果上来看,大部分现金分红都被大股东收入囊中,通威股份也博得了一个大分红的美名。如果再参与定增的话,那通威股份此番操作最大的受益方无疑是大股东。

通威股份要大比例现金分红,高达128.67亿元,这在普通投资者看来是一件好事。通威股份要定向增发,募集资金160亿元,投资项目看起来也不错,普通投资者看起来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两者放在一起看,似乎哪里又有些不对。投资者对于这一组合操作的态度显而易见。通威股份4月25日早盘略做冲高后便一路下跌,最终跌幅2.19%,远远超过沪深300指数的跌幅和上证指数0.32%的跌幅。

定向增发再募集160亿元,单就发行定价将会低于市价来说,投资者可能会因此损失一部分股东价值。按照发行计划,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这意味着理论上定增参与者有机会受让折价10%-20%的股票,而且持有6个月后就上市交易,妥妥的低风险套利。如果这些认购机构中还能减持现在持有的股票,或者通过融券交易直接卖出认购的股票,还可以做到无风险套利。他们的这些利润,最终还得是

持有通威股份的投资者来买单。

从分红情况来看,通威股份大股东持股比例43.85%,128.67亿元的现金分红中,大股东能拿走约56.42亿元,如果按照当前市价37.95元计算,相当于大股东减持1.49亿股股票所得,1.49亿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45亿股的3%多一些。而如果控股股东想要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这些股票回笼资金,需要很长的时间。

实际上,巨额分红资金到手后,如果再参与后续通威股份的定增,那么大股东的利益将能实现最大化。拿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所得,以相对优惠的价格参与认购定增,相当于自己没掏钱,还多得了不少便宜股份,确实是好事一桩。

实际上,通威股份的高比例分红必要性也值得探讨。根据公司公告中提及的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本栏理解,既然公司还需要大额的再融资支持,应该算是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那么现金分红占比只需要20%就可以了,没必要在需要用钱的时候还“土豪式”分红。

本栏认为,通威股份同时进行大比例的现金分红和定向增发,对于中小股东而言可能没那么“友好”,对大股东而言可谓是谋了福利。